

漳州作家丛书



短篇小说集

饥饿的皮肤

何也
著

作家出版社

饥饿的肌肤

何也短篇小说集

漳州作家丛书

作家出版社

《漳州作家丛书》

总 序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三个漳州人名列史册：林语堂、许地山、杨骚。在他们的作品里，古朴的闽南文化和乡音乡韵氤氲缭绕，因为融入淡泊宁静的关爱而变得充满人文的蕴涵。

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漳州当代作家群正悄然兴起，并逐步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化魅力。他们的作品与前辈一样，写出了生命的质感，流淌着人生的真谛。更为可喜的是，他们将自己对绚丽多彩的现实生活的关注、对社会经济改革与人文状况的探索、对漳州社会历史变迁的思考，融会于心，耕耘笔端，使漳州的文学创作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涌现了一批有影响的作家和作品。

漳州市委宣传部、漳州市文联编辑出版《漳州作家丛书》，将杨少衡等 12 位作家的近期作品汇集成册，旨在展现漳州文学的创作成果和创作实力，以期更深层次地激发广大读者对闽南文化的珍视，使更多的人通过这套丛书，了解漳州、关注漳州、热爱漳州。

同时我们也希望通过这套丛书的出版，把漳州文学进一步发扬光大，推动漳州作家融入生活，体验人生，潜心创作，用他们的智慧和作品回报漳州人民，回报时代，回报历史。

《漳州作家丛书》编委会

2004 年 3 月 30 日

目 录

总序	1
玉树临风	1
介慧	15
游街和摘瓜的	23
不曾有过芬芳的女孩	38
只有风知道	51
戴木郎	65
荣誉	71
金汨洋	76
易三铁	84
夷牧著在大梦山中	94
丽娘亭	102
风水宝地	109
云洞崖	120
陈厝岙的夏天	127

双旗门的阳光	136
时代的距离	144
故事·在岸上守望的日子·园山上的桃花	
惕厉之役	154
邹宇三的世界	165
彭谷与久香的对话形式	182
魏相儿	190
魏相儿·外姥爷·丁帽儿	
其母其女	200
无关痛痒的谎言	213
饥饿的皮肤	226
一夜之间消失	249
凤凰作证	259
盗匪的女儿	275
后记	289

玉树临风

1

多数人只是不把脑筋放明确罢了，实际上每一个地方都是有其灵魂的。比如这邻近的村落吧，鹿鼎湖十多年前出了一个叫卓益鸣的研究生，毕业后分配省政府工作，现已是处级干部；仙顶崇有一个叫尹思权的制茶专业户，自学成为农艺师，茶园广置，建厂造舍，注册商标“白鹭园”，树品牌“拾蕾岩茶”，拥资几百万；夹石崖的盗车贼申八爪，天生打斗材料，身怀飞车绝技，不管何种防盗设备在他手下均小菜一碟，而且从不失手，纵观东城地区恐怕也只有他开过各种各样的进口豪华小车，腰缠几贯可谓高深莫测；放马沟出了一个当小学教师的作家，名叫廖先，这个家伙孤独怪僻，几十年如一日，写尽当地风土人情，以赚多情男女的眼泪为生。以上例举的都是些雄性，挤进这个行列的还有歇风陂名唤玉树、临风的，是一对孪生姐妹。

鹿鼎湖、仙顶崇、夹石崖、放马沟、歇风陂是撮在一块的自然村落，一起归属大房山村委会管辖。地方虽小不丁点，但要成为一个小地方潜意识里的主心骨，却也肯定不是靠后门走出来的。比如几年前兜螺乡一个副乡长带队到鹿鼎湖抓计生，一个计

生对象蛮不讲理，他提起脚便要踢过去，有人在背后提醒他说这儿可是省里卓益鸣处长的老家，副乡长便把临门一脚收了回来，于是继续加倍细心做村民们的思想工作。自从尹思权成为制茶专业户，供电、村路、电话、有线电视等要件便均由他牵头搞成；尹思权给仙顶崇甚至邻近几个村落创造了不少就业机会，许多人都跟他打工赚钞票，使得大房山村的人均收入大幅度增长。年纪轻轻的申八爪可说给足了夹石崖人的种种荣耀，冒黑的人不敢在夹石崖逞强，夹石崖年纪最大的九十老人坐过大奔，申八爪在贫穷落后的乡亲面前有求必应。放马沟那个当小学教师的作家廖先，最穷也最显摆：书没教好人家也称他是人才，先是村宝乡宝，后来就是县宝市宝了，因为都出自那些当官的口，村民们也不敢不相信。这个家伙的那本书出版了，那件作品得奖了，给他的作品开座谈会，那个吃饱撑着的记者给他作专访，总之他都有可能在东城日报或电视上出尽风头。

玉树临风姓董，出道较晚。当然既是人物，就不能没有出处。在玉树临风出生之前，高小毕业的父亲是条地地道道的书虫。那时候廖先还在兜螺中学读高三，但已经有一部中篇小说在杂志上发表，玉树临风的父亲董阿甘当时捧读的就是这个家伙刚发表的中篇小说《玉树临风》，正读到兴头上，他老婆卓翠花便为他生下一对双胞胎，还没有问清男女，他就拍大腿说孩子就取名玉树临风。

玉树临风刚出生时几乎一模一样，分量很小，猫一样丑陋。但养着养着，姐妹俩的精灵劲就养出来了，差异处也显露出来了。相同的是书都没能读好，初中一毕业便卷被盖回家。一个耽于沉思幻想，鄙弃恶俗的现实，倾心童话世界；一个爱冲动出格，认为唯实践才能拓宽人生道路，是个百分百的行动派。虽然生存的逼迫暂时还没有落在姐妹俩的肩上，但一离开校园，日后的出路在哪里却不能不予考虑。选择什么样的路走，是姐妹俩分

道扬镳的开始。

2

玉树什么也没说，内心的用意却明确得很，她沉溺于书籍，想在写作方面有所作为。一个月后，她登门拜访了已调到县城文化馆当创作员的作家廖先。可玉树毕竟还是个多么稚嫩的女孩啊，玉洁冰清，单纯得简直还不该去动写小说的念头。作家廖先仅把玉树当小同乡、小妹妹看，委婉地规劝她说：

“眼下是市场经济，写小说一点用处都没有。”

玉树怀疑廖先是不是怕别人抢了他的饭碗，于是她说：“那你干吗写，你不是眼下还在写吗？”

廖先说：“真要写，得吃很大的苦。”

“只要先生肯教我，”玉树说，“吃苦我不怕的。”

这年头还有人捧喝不住想要写小说，这让廖先好生感动：“不计得失不怕吃苦，你拿出几篇习作给我看看。”

“我书看得不多，一点写作技巧也没学上，立即就写会不会是瞎子点灯白费蜡？”玉树说，“我是轻易不出手的。”

廖先哭笑不得说：“那你说怎么办好呢？”

玉树说：“先生不妨告诉我，写小说的话，短篇几个字？中篇几个字？长篇几个字？”

廖先说：“不是字数的问题也不是写作技巧的问题，而是写的问题。你只有写，不停地写，竭尽全力先把自己的内在写丰富，那么日后花花绿绿的世界就会自然而然地随着你的笔端流淌出来。”

廖先的话和课堂上老师的说法大相径庭。

廖先说：“我这样说你满意吗？”

玉树仅仅若有所思而已，不说满意也不说不满意。

玉树告辞廖先回到放马沟。实际上廖先的话玉树只明白一半：“你只有写，不停地写。”

《作家廖先》：

姑娘玉树的内心充满了奇思妙想，她的雄心壮志就是当一个大作家。当然她毕竟也只是个普通姑娘，要想当作家的第一步，她必须找到入门的途径。那么，指点入门途径的人在哪里呢？

姑娘玉树费尽周折登门拜访了作家廖先。

作家廖先实际上只是个平凡男子。他个头中等偏下，有点脏，谈吐温吞，脸上毫无精采之处。他对现在小说应有的“市场”持怀疑态度，这对于已有二十多年写龄的廖先生是非常可怕的；另外，他还怀疑我渴望写作立场的坚定性。我看得出来，作家廖先对自己的“整个”是缺乏自信的，对别人似乎也一样，难怪他目前还处于令人惋惜的状态：①至今未婚；②还不是一个出色的作家。

不过作家廖先的观点也许是对的。

想当作家的人，“只有写，不停地写”。这对于正在寻找写作途径的姑娘玉树而言可能是切中要害的。因为姑娘玉树一向只知道从书籍里汲取，而缺乏最起码的操作应用，一向只停留于内心的虚构，而没有实现在文字上，这就不免导致姑娘玉树既渴望写作，同时又对写作心存恐惧。

写吧，为什么不呢？

姑娘玉树几乎读尽作家廖先所有发表过的小说。作家廖先的内心是虚幻的，这很合姑娘玉树的胃口。姑娘玉树准备好好地向他学习三年五载，像他一样找到虚幻和现实最好的切合点。作家廖先的内心世界非常丰富，他的创作也不算不努力，何以至今还不是一个出色的作家？他的障碍在哪里？姑娘玉树觉得自己有必要进一步走近他，进一步去熟悉他所谓的已被写丰富的内在，为

这个问题得出一个比较满意的答案，使自己少走弯路，并实现对自己的鞭策。

实际上作家廖先没有了解到这一点，姑娘玉树觉得此刻的自己是既快活而又向往的。因为她正在尝试，因为她毕竟有所期待。

3

临风是一个敢作敢为的姑娘。但临风的行动必须建立在她的贪睡之后。而且也因为她的冲动，使她经常出现临时性的计划。

就在玉树趴在桌上吭哧吭哧写《作家廖先》的时候，临风第三次到邻村仙顶寨的“拾蕾岩茶”制茶厂去踩门槛找活干。但是，所有的活差不多都是她干不了的。锄草、喷药、施肥，采茶、抛青、炒制、烘烤、包装等等，做哪一件她都不在行。再说她睡得也太迟了，并没有谁因此为她留一个位置。

另有一个临风本身并不知道的原因是，厂长兼总经理的尹思权从来就没有把她当作是来找活干的。姑娘来去如风，楚楚动人，飘逸的是超凡脱俗的神韵，根本就不是干粗活的角色。

但是这一天姑娘的到来，正是尹思权愁眉紧锁的时候。在这个厂长兼总经理的脑瓜里，突然闪现出了一个非常适合临风干的工作。

在海拔八百米的大房山上，“白鹭园”栽种“拾蕾岩茶”的同时，还被尹思权开辟为“白鹭休闲山庄”。公路盘山而上，茶园里的一座别墅设施齐全，茶亭、客房、餐厅、浴池、停车场不一而足；院门两旁挂着这样一副对联：“松声迎客丁冬山泉许云天，白鹭拾蕾点滴晶莹盟翡翠。”对联为作家廖先的得意之作。上山参观茶园的大小领导以及专家，于别墅里自在眺望群峰远景，歇歇腿泡泡茶，山风漫吹，眼界顿阔，一时间勾起了人生的

多少感慨！

而在感慨之余，无不叹服尹思权这个家伙的别出心裁。

4

这一天，大房山上的“白鹭园”来了一个重要客人。至于如何重要，在尹思权的脑瓜里还不是很具体，但尹思权预感到这个人对他的将来肯定非常重要。

这个人就是回老家鹿鼎湖探亲的卓益鸣。

这一次卓益鸣回到大房山鹿鼎湖，东城市、宾江县、兜螺乡几级政界的朋友他都没有惊动。身为儿子，他只想以平常的心境在老母亲面前孝敬几天。但卓益鸣热闹惯了，第三天他就感到十分无聊，农家的生活毕竟太过单调。幸好卓益鸣回家的第二天有了一个小插曲，他意外地遇见了一个人，这个人的出现勾起他儿时的记忆：

“有个男孩几乎一直不能忘怀，姑娘的那双大眼，是如此凝注着一种无言等待的神情，还有她浑身上下显得柔软的、总像在怯意地准备着倾诉多情的肉体……肯定地，这一切都是那样地富于春情悦意，令人神往而放牧遐思的啊！”

多年后这个男孩奋斗出来了，他以迫不及待的心情再次见到姑娘时，她已经是一个身体发胖、谈吐粗俗的妇人了。

造物是何等无情的啊！”

这是卓益鸣回鹿鼎湖后记下的一则日记。寄身平静最易追忆往事和反省。养育于大房山怀抱的卓益鸣，最难忘的是儿时上山放牛拾柴，因爱欲而隐匿密林沟壑的种种春情悦意。怀旧使卓益鸣希望自己能在不惑之年再爬一回他心目中的大房山。

尹思权似乎摸透了卓益鸣的心思，他亲自驾车把卓益鸣带到山上。车停在“白鹭园”，卓益鸣则手提暖水壶尾随其后，时而

匍匐荆棘青藤之下，时而攀爬悬崖峭壁。蝶在花间舞，鸟在丛中飞，流泉潺潺，鼓荡和鸣。登岩顶则叹惜大好时光已流逝过半，入深涧则情怀幽幽，岁月无情，想当年两小无猜已无踪迹可寻，即使为此捧出一掬清泪也并不过分。

尹思权说：“卓处长当年在这大山底里打闹时，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今天会在省城当官吧？”

卓益鸣避开这个话题，说：“你小子开什么盘山公路，造什么‘白鹭园’，把我心目中的归宿之地全给破坏了。”

尹思权说：“我这不是正要向你赔罪吗。”

卓益鸣说：“怎么个赔罪法？”

尹思权说：“办法总会有的嘛。”

卓益鸣爬山也爬累了，心情好像也寻找得差不多了。尹思权带他走进“白鹭休闲山庄”。在别墅里他俩吃了一顿简易午餐，便分头开房间午休去了。

5

别墅建在云雾缭绕的山头上。三楼上的房间，外围是玻璃墙，即使拉满窗帘，房间里也是明晃晃的透亮；松涛唰唰，山泉丁冬，声声都在身下响着，让人有置身云端的感觉。

爬山之后，这种地方最易让感到惬意、孤独还有困倦。

就在这时候，怯怯的临风无声无息地在房间里出现。

临风的出现，卓益鸣的心头为之一震，以为自己爬山爬得太累了，唯恐是幻觉，是山神爷派出他卓益鸣旧日的情人和他相会来了。

房间很亮，临风很清丽。临风的出现，使这置身于云端的房间明显要摆动起来。

卓益鸣说：“你没有敲门就进来了。”

临风说：“我是被安排来伺候你的。”

卓益鸣说：“你就在这休闲山庄工作？”

“不，”临风说，“我是上午才上来的。”

卓益鸣说：“那你说说看，你准备怎样伺候我？”

“我也不知道，”临风说，“反正我只要把你给伺候高兴了，尹总说今天的工价随我怎样开都行。”

“那你想拿到什么样的工价？”

“不知道。”临风说，“要是你这边没问题，过后我就告诉尹总说你高兴了，他给多少工价就多少工价吧。”

卓益鸣说：“请问你什么名字？”

“我叫董临风。”

“这么说你是歇风陂人了？”

临风说：“你怎么知道，是不是尹总告诉你的？”

卓益鸣笑道：“我还知道你妈妈叫卓翠花呢。”

“我能不能打听一下你的名字？”临风说，“要不这也太不公平了。”

卓益鸣说：“我叫卓益鸣。”

“天哪，没想到你就是鹿鼎湖人常常挂在嘴上说的、在省城当官的那个卓益鸣！”

卓益鸣说：“你认为我不像吗？”

临风说：“难怪尹总要我把你伺候好。”

卓益鸣说：“知道我是谁，你还伺候我吗？”

临风说：“这还用说，要不我就白上一趟山了。”

卓益鸣说：“临风你知道吗，你是我最喜欢的那种女孩，要是这会儿我能年轻二十岁的话，我早就拜倒在你的石榴裙下了。”

临风说：“凭你现在这样开朗的心情，过后我能不能告诉尹总说你已经高兴了？”

“不能。因为今天我的高兴才刚刚开始。”卓益鸣说，“要是你真正把我伺候高兴了，尹思权就会给你开五千块钱一天的工价。”

“我不相信。”临风说，“我是给尹总打工的，他干吗要给我这个天价？”

卓益鸣长得不怎么起眼。也许父母是无意的，卓益鸣原先的名字叫卓一明，巧的是尽管外表看不出任何破绽，实际上他的左眼天生就是瞎的。不想左眼瞎了，右眼的视力却因此而特别好。这个秘密，除了父母兄妹外，别说外人，连日后他的老婆都被瞒过。因为丑陋，因为独眼，卓一明的发奋后无来者。但是心病就是心病，高考前他便非常忌讳地把自己的名字改为卓益鸣。1980年高考成绩上线后，卓益鸣面临着体检时视力检查这一关。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第二天在过视力检测这一关时，卓益鸣将两张拾元面额的票子悄悄地压进那个医生的视力检测登记簿下面。医生一时间不明所以，着实给怔了一下。当时的社会风气还很好，还不时行那一套。卓益鸣用眼睛说话，并再次用力压一压那本登记簿，然后进行检测。最初医生感到很奇怪，卓益鸣右眼的视力出奇地好，但过一会儿他就明白了，原来他的毛病出在左眼上，那只左眼中看不中用。这个眼科医生平生第一次有点提心吊胆地接受了卓益鸣的贿赂。惊心之余还感到这个独眼龙的将来，要么很有前途，要么很可怕。

实际上也是，卓益鸣多年来都得益于那次体检的顺利过关。

6

姑娘玉树再次赶往宾江县城。在县文化馆的单身宿舍里，玉树给作家廖先递上她写的那篇《作家廖先》。然后她坐在那儿等待评价。

廖先读罢《作家廖先》，大半天不说话。

玉树说：“廖先生你看完了吗？”

“我看完了。”廖先又让自己沉闷了一阵，并尽量把自己的口气放平等，告诉姑娘玉树说：“实话说你天生就是一块当作家的料。你天生就和现实保持一段距离，你知道保持一段距离看现实，这种能力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玉树说：“廖先生谢谢你，我还以为你看了以后会生气呢。”

廖先说：“你想发表这篇文章吗？”

“不。”玉树说，“写这样的文章也拿出去发表，我就不想当作家了。这篇文章我只是想写出来而已。”

廖先说：“可我还是预测不了你日后的写作前景。因为作家的生存状态向来都是很难堪的，他就像一颗皮球，永远在现实和虚构之间被踢来踢去。”

玉树说：“我隔段时间再带一篇小说来请教你。”

廖先说：“写小说你用不着考虑人物的好坏，对人物的道德判断由读者去完成。作家要做的工作是只管盯着这个人物以及构成这个人物周围的人际关系，并试图将他们表现出来。”

玉树说：“你是这样想的吗？”

廖先说：“这是我写作多年以后才明白的道理。”

玉树来一趟县城不容易。她兜里的钱只够买回程的车票。一向非常抠门的廖先请她吃了一顿饭。并且在这一天夜里，玉树根本就没有要离开他廖先单身宿舍的意思，害得廖先只好去宾馆为自己开房间。第二天见面时，玉树说：“你真的很奇怪，用得着这么麻烦吗？”廖先一时间没能反应过来。玉树说：“廖先生你有必要这样向世人证明你的高尚吗？”

廖先无言以对。玉树说完便离去了。

廖先内心在想：这个女孩太可怕了，她是全身心投入的；她

是准备为艺术献身的；她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抓住人的品质、抓住小说的本质。

7

临风从大房山上的“白鹭休闲山庄”下来，并没有到制茶厂向尹思权领取工钱，甚至连告别一声都没有，就回歇风陂去了。而卓益鸣则城府很深，凭他的表情根本就看不出子丑寅卯。直到卓益鸣回省城，也没让尹思权看懂卓益鸣对他的举措是否满意。所以一个月后当机会露面的时候，尹思权一时半会还真拿不准要不要请临风出山。

在没有更恰当人选的情况下，临风被尹思权请到厂长办公室。

尹思权首先在临风面前摊开两千块钱：“临风，这工钱是早该付给你的。可你知道我总是忙得不可开交，你不见怪吧？”

临风把钱收到手上，玩扑克牌一样推出一把折扇：“我不过为客人泡泡茶聊聊天，尹总你这工钱是不是给开多了？”

尹思权说：“我还怕给你开少了呢！”

临风笑笑。让尹思权非常意外的是，临风居然当着他的面不慌不忙将那一叠钱贴肉插进自己的裤腰。

临风说：“给尹总打工挺有意思的，钱这么好赚。”

尹思权说：“临风你知道吗，在很多老革命眼里我们大房山可是响当当的革命老区，我开发的‘拾蕾岩茶’可是经过国家认可的绿色食品。眼下我要落实的一个项目刚好是此类政策所要倾斜的，临风你能不能帮我上一趟省城，去跟卓益鸣处长打一声招呼？”

“我去管用吗？”临风说，“要是我白跑一趟省城，误了你尹总的事怎么办？”

尹思权说：“可我坚信你临风是不会误事的，在我眼里你临风抵得上千军万马。”

“说得这么好听，又不是要我去打仗。”临风说着，翻起衣摆又看了一眼扎在她腰间的工钱，露出一段白得动人心魄的肚皮。“不过我倒可以上一趟省城去试一试看。”

三个月后，尹思权私下将一本房产权证和一大串钥匙一起交到临风的手上说：“临风小妹，这是你上那趟省城的酬劳。”临风说：“尹总出手这么大方，难怪会做下这么大的事业。”尹思权忙个不迭说：“应该的应该的，日后求你帮忙的地方还多着呢。”临风没有推辞，取了就走，当天便乘车赶往东城。

这套 80 平方米的单元房，位于东城闹市区的“榕树花园”里。房子已内外装修完毕，家具电器一应俱全，让临风打开门进去就得到一个完美的小家。完善的小区管理，超市、菜市只有几步之遥。此处距离大房山 120 公里，距离宾江县城 50 公里，距离省城 90 多公里，地理位置非常理想。临风做梦也不敢奢想在这儿会有自己的一套房子。

玉树似乎已是一个梦游患者。她一路嗅着来到东城，临风也说不清她这个姐姐的具体情形，说厚颜无耻也罢，理所当然也罢，反正玉树就是那样大摇大摆地要来分享她的房子似的。

当然玉树的到来并没有对临风形成多少妨碍。玉树是下死决心要当作家的，她两耳塞豆不闻窗外事，昼夜不分只倾情属于她的小房间，蚂蚁似的只懂往方格上爬。玉树在这儿的感受好极了，写作的进展相当顺利，很快便有好几篇小说脱稿。

刚刚从创作状态中走出来的玉树，她的内心世界被抽空了，虚脱得差不多要垮下来。玉树走出她的小房间，此刻的她多么渴